

漢書門			
七	三	六	八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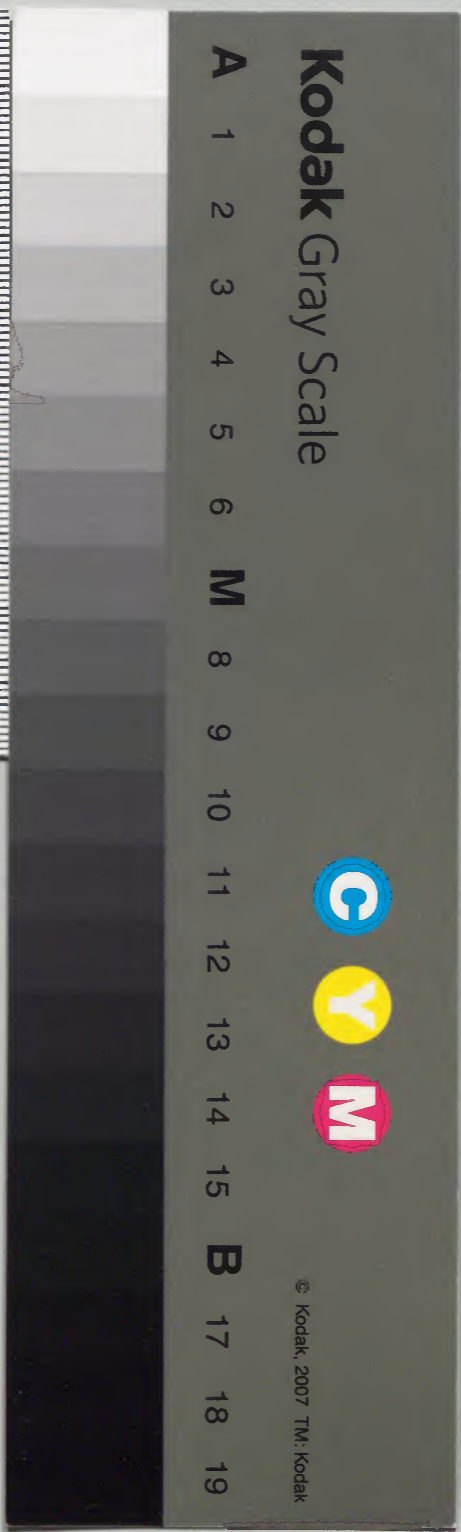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	八	八	漢
五	七	七	書
函	冊	號	類
三	七	八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85	
冊數	7 ( 3 )		
函號	285	12.	

綱鑑會編

四十一

廿四



綱鑑會編卷四十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庫

崑山 葉 漢 輯錄

梁紀

武帝仕齊自建安郡公進爵梁公遂因以為國號

○附後魏

高祖武帝

諱衍字叔達姓蕭氏蘭陵人與齊同出淮陰令整整三世至順之子也仕齊為雍州刺史起兵伐東

昏侯代齊自立在位四十八年崩壽八十六

綱

癸未 梁天監二年 魏景明四年

春正月劉季連降梁

○目 成都城中食盡

季連計無所出梁主遣人宣詔受降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

送詣建康入東掖門數步一稽顙梁主笑曰卿欲慕劉備而

曾不及公孫述豈無臥龍之臣耶赦為庶人

綱 夏四月魏以蕭寶寅為齊王 ○目 寶寅伏於魏闕之下請

魏宣武帝

九上

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

魏以寶寅為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

屯東城故址在今定遠縣境以伯之為江州刺史屯陽石未詳俟秋冬大

舉寶寅明當拜命慟哭至晨過期猶絕酒肉悴色粗衣未嘗

嬉笑

綱梁頒新律○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將軍周捨

同參國政○曰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處劇精力過人

及卒眾謂沈約宜當樞筦上以約輕易不如徐勉乃以勉及

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

常出省內罕得休下勉或時還宅羣犬驚吠毋有表奏輒焚

其舍預機密二十餘年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議皆

掌之與人言諱終日而竟不泄機事眾尤服之南史雲長武帝十三歲

嘗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中

四海之敬今為天下王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十

下席并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初武帝九錫之議

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

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

二年果卒有司謚曰宣敕改謚曰文

綱梁斷郡縣獻奉○六月魏發兵伐梁○曰魏任城王澄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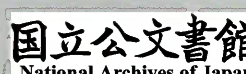
稱蕭衍頻斷東關在巢縣欲令淩湖泛溢以灌淮南諸戍壽陽

去江五百里眾庶惶懼請豫集諸州士馬首秋大舉乃發六

州二萬人仲秋畢會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

綱梁以謝朓為司徒謂法前書徵不至此○曰朓逃竄年餘

一旦輕舟自出詣闕詔以為司徒尚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



謝詔明日梁王幸其宅宴語盡歡  
固陳本志不許肅素憚煩不省職事眾頗失望

彌秋七月魏復鹽池之禁○目魏既罷鹽禁而其利皆為富強所專乃復收之

綱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魏固辭不○冬十月魏都督元英

攻梁義陽拔數城攻阜陵故城在今全椒縣東○目梁司州刺史

義陽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將軍楊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

山為三柵英勒兵圍之柵民斬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

法宗分兵擊東關拔開要賴川大峴三城自塔牽城清溪焦

城淮陵以上諸城皆在淮南今盱眙等州縣境皆潰先是梁遣馮道根戍阜陵

初到修城陞遠斥堠如敵將至眾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

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眾皆失色道根大開城門緩

登城遣精兵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戰又不利遂

去梁以道根為豫州刺史

綱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巡北邊○目魏既遷洛陽北邊荒

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乃加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

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饑民賴之沃

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

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

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長

短繫卿之日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

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



綱梁吉粉音分請代父死梁王赦之○日馮翊吉粉父爲原鄉漢縣故城在今長興縣界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粉年十五搥

登聞鼓乞代父命梁王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粉曰因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

求代之豈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以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

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粉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綱甲梁天監三年春正月梁襲魏壽陽不克○日梁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親巡城守不避矢石激厲文武將士咸有奮志蕭寶

寅引兵至合擊之慶真敗走○

綱魏攻梁鍾離梁遣兵救之大敗○日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王遣將軍張惠紹等將兵送糧澄遣將軍劉思祖邀之戰於邵陽洲名在淮水中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擄士卒殆盡

綱夏五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日詳驕奢貪冒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弄權納賄詳亦附

焉高肇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譖詳皓謀逆魏王賜皓死宥詳免爲庶人徙太府寺圍禁之詳遂暴卒先是魏有獻雞

雛四翼四足者世祖詔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距雞附足骨圖時所用刺之

有距能鳴能將又有雄雞牛角劉向以爲小臣執政之象石顯伏誅

之效也。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蔡邕以爲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觀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開預政事，如前世不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魏王由此愈重光。

**綱**梁司州刺史蔡道恭卒。○**目**魏人圍梁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相持百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呼從弟靈恩、兄子僧勰及諸將佐，謂曰：「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

**綱**魏大旱。○**目**邢巒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鑒奢崇儉，至以紙絹爲帳，辰銅鐵爲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爲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王納之。

**綱**秋七月，梁甬城晉縣一作角城，在今宿遷縣東南降魏。○八月，梁義陽降。

魏魏立元英爲中山王。○**目**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梁遣將軍馬仙琕救之，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伏兵四山，

偽北以誘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槩突陣橫過。梁兵射承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卑敗走。永復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蔡靈恩勢窮降魏。三關戍將三關平靖武陽廣魏也。俱在今信陽州。亦棄城走。魏立英為中山王。梁於南義陽置司州。今黃陂縣有南司州遺址。移鎮關南。以鄭紹叔為刺史。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

綱九月。魏築九城於北邊。○目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宣太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魏主從之。

綱魏詔羣臣議樂。○冬十一月。魏營國學。○目時魏平寧田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眾。

綱乙梁天監四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綱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以郡叛。降於魏。魏遣將軍邢巒入漢中。遂取梁州。○目初。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王肅使守合肥。肅卒。道遷奔梁。梁以為漢中太守。至是復叛。降魏。魏以邢巒為鎮西將軍。將兵赴之。巒至漢中。所向摧破。楊集起兄弟聞之。而懼。帥羣民叛之。巒擊破之。梁遣將軍孔陵等拒魏。巒使統軍王足擊破之。遂入劍閣。陵退保梓潼。郡名。治郫縣。今為潼川州。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於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

綱夏四月梁益州刺史蕭淵藻殺前刺史鄧元起州民作亂淵藻討平之○目初元起乞歸詔以西昌侯淵藻代之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得遂因醉殺之而誣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羅研詣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讐謂元力平東昏報其父讐也汝為讐報讐忠孝之道如何貶號為冠軍將軍賜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侯益州民焦僧護作亂淵藻自討之乘肩輿巡行賊壘賊射矢下如雨從者舉盾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民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綱六月梁初立孔子廟○秋七月魏統軍王足攻梁涪城八月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等二十九人

綱魏有芝生於太極殿○目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綱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次於洛口洛水發源定遠縣北流入淮○武興氏王楊紹先叛魏○目楊集起集義立楊紹先為帝魏遣楊椿討之

綱十一月魏主足奔梁○目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者什二三邢巒表於魏主曰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鄧元起之亂



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淵藻裙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已奪其險。方軌無礙。四可圖也。淵藻是。新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必將逃走。蜀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之壽春。義陽。其利三倍。若欲進取。時不可失。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更以羊祉代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

綱巴西叛魏降梁。○梁大有年。米斛三十錢

綱內梁天監五年春正月。魏郗辯擊武興氏。滅之。置東益州。

今略陽縣。○目。辯使傅豎眼討氏。執楊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亡

走。遂滅其國。置東益州。

綱魏秦涇二州亂。○目。秦州屠各王法智。涇州民陳瞻。聚眾

稱王。魏遣將軍元麗。太僕卿楊椿討平之。

綱二月。魏求直言。○目。侍御史陽固曰。當今之務。宜親宗室。

勤庶政。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

以救饑寒之苦。時魏主委任高肇。疎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

親政事。故固言及之。

綱三月。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目。臨川王宏為書

遺陳伯之。伯之感動。遂自壽陽復歸梁。梁以為通直散騎常

侍久之卒。

綱夏四月。魏罷鹽池之禁。從甄琛之議也○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

綱魏宣武帝

以拒梁師五月梁取魏宿預梁城小峴合肥等城○日魏以

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帥眾十餘萬以拒梁軍梁

江州刺史王茂取河南城南齊僑置河南郡於棘陽今新野縣地魏遣將軍楊

大眼擊敗之追至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

宿預今宿遷縣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在今廬州府東北豫州刺史

韋叡攻小峴山名在和州含山縣北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

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

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

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眾猶遲疑叡指其

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

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拔其城遂至合肥起鬪艦高與城

等四面臨之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叡體素羸未嘗跨

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

張燈達曙撫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

館宇藩櫓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水經注廬江有東陵鄉有詔班師諸將

以城近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

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廬江太

守裴邃克魏羊石霍丘城霍丘今為縣羊石今霍丘東北有羊市六月青冀刺

史桓和克魏胸山漢縣在今海州境固城詳張惠紹進趣彭城魏奚

康生救之惠紹兵不利

綱魏以邢巒都督東討軍事○魏驃騎大將軍馮翊公源懷

卒諡曰忠○日懷性寬簡常曰為貴人當舉綱維譬如為屋楹

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綱秋九月。魏邢巒擊梁師。敗之。復取宿預。梁蕭宏逃歸。○臣

宏以梁主弟將兵。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餘年來所未有也。

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

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

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然。柳惔曰。大眾所臨。何城不

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

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退生

一寸。昌義之怒。鬚髮盡磔。張也曰。呂僧珍可斬也。百萬之師。出

未逢敵。望風遠退。何面目見聖王乎。朱僧勇胡幸生拔劍曰。

欲退自退。下官當前。何取死。議者出。僧珍曰。殿下昨來風動。

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汨喪。故欲全師而還耳。宏停軍不前。魏

人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

虎謂叡也。會夜暴風雨。軍中驚。宏與數騎逃去。將士皆散歸。

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

石壘。即白下城叩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

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不可夜開。宏

無以對。諸軍聞宏逃歸。亦皆引退。

綱冬十月。魏徵邢巒還。遣齊王蕭寶寅與元英圍鍾離。○臣

魏主詔英乘勝平蕩。東南。英進圍鍾離。又詔邢巒引兵會之。

巒上表曰。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鍾離天險。必無克

狀。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魏主乃以

將軍蕭寶寅代巒侍中盧昶素惡巒與侍中元暉共譖之使中尉崔亮彈巒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乃言於魏主釋之暉昶恃寵貪縱人謂之餓虎將軍饑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官有定價選人謂之市曹

綱十一月梁以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救鍾離

綱丁梁天監六年春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

敗魏師於鍾離○日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

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

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梁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

晝夜苦攻一日戰數十合魏人死者與城平梁主命韋叡救

鍾離受景宗節度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

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

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救景宗曰韋叡卿之鄉

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

矣叡塹邵陽洲為城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

曉而城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

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

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

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眾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

且英自帥眾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

英乃退魏師復夜攻城飛矢雨集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

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豫裝高艦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叡

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豫裝高艦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叡

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豫裝高艦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叡

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魏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殫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逐北至濊水上濊水即洹水在亳州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義之德景宗與叡設錢三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五博梟盧雉積塞塞為最下叡擲得盧本勝雉矣乃故反其子而作塞見其能讓而不伐也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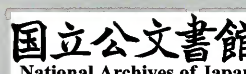
綱夏六月梁馮翊等七郡叛降魏○秋八月魏中山王英齊王蕭寶寅以罪除名○魏以李崇為揚州刺史崇多事產業長史辛琛屢諫不從遂糾之詔並不問崇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綱冬十月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目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綱閏月梁以臨川王宏為司徒沈約為尚書令袁昂為僕射

劉友益曰鍾離敗而元英除名洛口逃而蕭宏進爵梁雖盛時其賞罰反不如衰季之魏矣書以譏之

綱魏尚書令高肇弑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目時高貴嬪有寵而妒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殂人皆咎高氏后所生



子昌尋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人亦以為承高氏意云

綱戊梁天監七年春正月梁定官品○目百官九品為十八

班班多者為貴

綱二月梁置州望郡宗鄉豪專掌○夏五月梁以安成王秀

為荊州刺史○目先是巴陵蠻為寇久不能討秀燔其林木

蠻失其險州境無寇

綱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后○目高后既立高肇益貴重

用事變更先朝舊制削封秩黜勳人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

卑下之惟度支尚書元匡與抗衡先造棺置廳事欲與棺詣

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會匡與劉芳議權景肇王芳議

匡表肇指鹿為馬有司處匡死刑詔貶其官

綱梁右衛將軍竟陵公曹景宗卒

綱八月魏京兆王愉反信都魏遣尚書李平將兵討之○目

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為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

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魏主復以愉驕縱不法杖之五十出

為冀州刺史高肇又數譖之愉不勝忿詐稱高肇弑逆遂即

帝位立李氏為后魏以尚書李平為都督討之

綱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目高后之立也勰固諫

不聽高肇怨之數譖勰於魏主誣以謀反魏主信之召勰入

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使左衛元珍引武士齎毒

酒飲之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武士以刀環築之勰大言

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尸歸

第二云王因醉而薨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

綱魏李平克信都執元愉高肇陰殺之奏除平名○目京北

王愉逆戰李平破之愉走入城平圍之愉不能守燒門突走

平入信都追執愉以聞羣臣請誅之魏王弗許肇密使人殺

之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

平名

綱魏郢州叛降於梁魏遣兵討之○冬十月魏懸瓠叛降梁

十二月魏復取之○魏敗梁師於義陽復取郢州

綱已梁天監八年春正月梁主祀南郊○目時有請封會稽

禪國山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

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太山考績柴燎書舜典三載考績謂三年有成故以

考功燎柴祭天以告成功也爾雅祭天曰燔柴當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禪乎梁甫刻石紀號

此緯書之曲說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賞

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

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

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

為法也上嘉納之

胡寅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

綱魏復取三關○目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

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

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六日而拔進取廣峴及西關梁將馬仙

琿等皆棄城走。梁主使韋叡救仙琿，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眾頗譏其怯。叡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追仙琿，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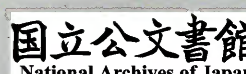
綱：梁主遣使求成於魏，魏主不肯。按不肯應作不許，肯字近，但必原文之訛，而劉氏尹

氏又曲為之疏。○目：初，魏主遣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囚之，解殊無取焉。

送建康。至是，梁主召見，慰勞遣還。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綱：秋九月，魏太常卿劉芳造樂器。○目：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黍為寸。太常卿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為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樂器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請令芳依禮造，成從其善者，詔從之。

綱：冬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間居寺。○目：時魏主尊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塵蔽俱開，但五經治世之模楷，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別矣。弗聽。佛教盛於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閻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綱 庚梁天監九年春正月梁以沈約為光祿大夫○鑑 約文

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自

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論者亦以為宜而梁主終不用乃求

外出亦不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欲謝

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梁主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

而已南史約嘗侍宴武帝有妓是齊文惠宮人帝問妓識坐

中客否對曰唯識沈家令耳約伏地流涕不能起帝亦

悲焉為之罷酒○綱 三月魏主之子詡生書法子生不書此何以○目 詡母胡

充華胡國珍女也初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

公王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

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

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牛詡元朝

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故充華云然

○綱 梁主視學○目 梁主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詔皇太子以下

及王侯之子皆入學

○綱 夏四月梁制尚書令史初用士流○目 詔曰尚書五部殿

吏部金部左右戶中兵共五都吏職參政要總領眾局方軌二丞可用士流

秉此羣日於是劉納劉顯孔虔孫蕭軌王顯竝以才地應選

○綱 冬十月梁行大明曆○目 梁主即位三年詔定新曆散騎

侍郎祖暉奏其父冲之考古法為正曆不可改至是行之

○綱 辛梁天監十年春正月魏元會始用新舞○目 劉芳等奏

所造樂器二舞登歌鼓吹等已成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綱梁以張稷為青冀刺史。○且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侍  
宴酒酣怨望形於辭色。上曰卿兄殺郡守。稷兄環殺弟殺

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為無勳。東昏  
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上將其須曰張公可畏人

乃除青冀刺史。王珍國亦怨望。罷梁秦刺史。還酒後啓云。臣  
近入梁山便哭。上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

未死。因此疎退。○是歲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  
縣千三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離合不可勝紀。魏朝亦然。

綱三月梁胸山叛降魏。夏五月梁遣兵圍胸山。冬十二月取  
之。○且琅邪民王萬壽殺太守劉暉。據胸山。召魏兵。魏徐州

刺史盧昶遣戍主傅文驥赴之。張稷遣兵拒之不勝。文驥遂  
據胸山。梁遣馬仙琕圍之。胸山糧樵俱絕。文驥以城降。十二

月昶引兵先遁。諸軍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墮手足者過半。  
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免者什一二。收其糧

畜器械不可勝數。仙琕為將能與士卒同勞逸。衣不過布帛。  
居無幃幕衾屏。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常潛人敵境。何知壁

壘村落險要處。故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為之用。○且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  
綱魏以甄琛為河南尹。○且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

祖廣置主司里宰。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始得禁止。遷都以來。  
四遠赴會。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不

能督察。請少高其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為之。詔從之。琛  
又奏以羽林為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洛城清靜。後

常踵焉

綱王梁天監十一年春正月梁免老小質作○目梁主敦睦

九族優惜朝士有犯罪者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

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

浚有林陵老人遮車駕曰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

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於是詔自今罪應質作繫其老幼

而令役作而老小者停送

綱魏以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司空○目肇自尚書令為

司徒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右丞高緯博士封軌素以

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

軌乃遽歸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

遠矣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

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潁陽之資遂

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

收眾心懌言於魏王曰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

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

此在矣魏王笑而不應遂詔尚書與羣司鞠理獄訟令饑民

就食北方

綱冬十月魏立子詡為太子○目魏自是始不殺太子之母

以僕射郭祚領少師祚嘗從幸東宮懷黃瓠音駢屬以奉太子

時應詔左右趙桃弓為魏王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

弓僕射黃瓠少師

五月梁五禮成行之五禮其日三十六古禮十二日禮

日禘享日肆獻日饋食日祠日禴日嘗日絜內禮五日喪日

荒日弔日禴日恤賓禮八日朝日宗日覲日遇日會日同日

問日視軍禮五日大師日大均日大田日大役日大封嘉禮

六日飲食日昏冠日賓射日饗燕日賑贖日賀慶○臨音偏

○月初齊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選學士

十人修五禮命王儉總之儉卒又命何胤徐孝嗣何佟之繼

掌之經齊末兵火僅存梁初尚書以庶務權輿議欲省之詔

日禮壞樂缺宜以時修定於是沈約等奏請五禮各置舊學

士一大令舉學古一人自助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請

制旨斷決乃以明山賓等分掌五禮佟之總其事佟之卒以

伏曼容之子代之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條詔有

司遵行

**綱** 癸梁天監十二年春二月梁鬱洲叛降魏梁討平之○**目**

鬱洲山名在海中胸山東北迫近魏境胸山之亂或陰與之通胸山平

心不自安而青冀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寬弛鬱洲民徐道

角等夜襲州城殺稷降魏魏遣兵赴之未發梁北兖州刺史

康絢討平之

**綱** 閏月梁侍中沈約卒○**鑑** 梁主嘗與約名疏栗事約少上

二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梁主聞之怒欲治其罪

徐勉固諫而止梁主有憾於張稷從容與約語及之約曰左

僕射出作邊州已往之事何足復論梁主以約與稷婚家相

為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上起猶

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劔

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梁王  
大怒譴責數四約益懼遂卒有司謚曰文梁王曰情懷不盡  
曰隱改謚隱侯

綱夏五月魏壽陽大水○目壽陽久雨城不沒者二版揚州  
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將佐皆勸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  
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  
王尊哉治中裴絢叛降於梁崇討執之絢曰吾何面目見李  
公乎乃投水死崇沈深寬厚有方畧得士心在壽春十年常  
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

綱六月梁新作太廟○秋八月魏恒今真定肆今忻州二州地震

山鳴踰年不已覆壓死傷甚眾

綱甲梁天監十三年春二月梁主耕籍田○目宋齊籍田皆  
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

綱冬十一月魏遣司徒高肇督諸軍侵梁益州游肇諫魏主不從

綱梁築淮堰○目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  
主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

漂輕功不可就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  
康絢都督諸軍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

在盱眙縣西北抵巉石未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綱乙梁天監十四年春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立是為肅宗孝明帝

○目魏世宗殂侍中中書監崔光侍中領軍于忠詹事王顯  
庶子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顯欲須明即位光曰天位不可

暫曠顯曰須奏中宮光不聽於是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忠

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太子跪受

服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卽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劉騰

以告侯剛于忠崔光光使置貴嬪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

深德四人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衆

愕然無敢對者崔光攘袂振杖引漢趙熹故事漢光武崩熹

與諸王雜坐熹正色扶下諸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

綱魏侍中王顯伏誅以太保高陽王雍尚書令任城王澄同

總國事○目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澄懼不自

全乃酣飲陽狂至是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于忠與門下議

以主幼未能親政宜使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任

城王澄總攝百揆奏皇后授之王顯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

為世所疾恐不為澄等所容密謀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

事以顯與高猛同為侍中忠等聞之託以待療無效執顯於

禁中殺之下詔如門下奏百官總已聽於二王中外悅服

綱三月魏司徒高肇伏誅○目魏王告哀於高肇且召之肇

還入哭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那豹等數人於省下

引入搃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削除職爵於厠門出尸歸其家

葬以士禮

綱魏以高陽王雍為太尉清河王懌為司徒廣平王懷為司

空○魏尊貴嬪胡氏為太妃廢其太后高氏為尼○魏復百

官祿蠲綿麻稅○目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

傾一時初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稅絹一匹別輸綿八兩布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

綱夏四月梁淮堰潰復築之○目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

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數千萬斤沉之亦不能

合又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木石皆盡

負者肩穿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綱六月魏冀州沙門作亂討平之○目沙門法慶以妖幻惑

眾作亂以尼惠暉為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

兄弟不復相識唯以殺害為事詔光祿大夫元遙討平之

綱秋八月魏侍中于忠殺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太保高陽

王雍遣就第○目裴植志氣驕滿好面譏毀羣官郭祚冒進

不已兩人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

怒令有司誣奏植祚罪皆賜死忠又欲殺雍崔光固執不從

乃免雍官還第朝野冤憤

綱魏尊太妃胡氏為太后居崇訓宮○魏以清河王懌為太尉廣

平王懷為司徒任城王澄為司空于忠為尚書令元義為散

騎侍郎又妻胡氏為女侍中又江陽王繼之子其妻太后妹也

綱九月魏太后稱制以于忠為冀州刺史司空澄領尚書令

○目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政事皆手筆自決加胡國珍

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

重足脇息太后既親政乃出忠為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領尚

書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

綱梁攻魏西硤石據之

硤石在今壽州西北兩山相對淮水經其中昔時立兩城於其上

綱魏以太后父胡國珍為中書監○冬十月魏奪常山公于

忠博平公崔光爵十二月以高陽王雍為太師錄尚書事○

目初于忠崔光以定社稷功忠封常山郡公光封博平縣公

至是太傅懌等上言奉迎侍衛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為功請

皆追奪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曰于忠專權生殺自

恣而臣忝官尸祿請返私門太后不問尋以雍為太師領司

州牧錄尚書事與太傅懌太保懷侍中胡國珍同釐庶政

綱魏晉壽郡叛降梁○魏太后攝行祭事○目太后以魏主

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議以為不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

光引漢和熹太后祭宗廟故事以對太后大悅從之

綱梁大寒淮泗皆冰

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綱丙梁天監十五年魏肅宗

春二月魏攻梁硤石克之○魏

侍中侯剛有罪削戶三百○目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

大災專擅朝命宜加顯戮太后曰忠已特原匡又彈侯剛掠

殺羽林剛本以善烹調為嘗食典御以有德於太后頗專恣

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

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袁翻爭之乃削剛三百戶解嘗食

典御

綱夏四月梁淮堰成○目堰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

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楊柳軍壘列於其上或謂康絢曰四

濱淮濟

大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

通水東注則游



波寬緩取得不壞。綱乃開蔡東注。

綱魏復封于忠為靈壽公。崔光為平恩侯。

綱梁圍魏武興。秋七月，魏擊敗之。遂復取東益州。○目先是

魏葭萌

漢縣今昭化縣地

民任令宗殺晉壽

晉郡今廣元縣

太守以城降梁

梁遣張齊將兵迎之。至是，魏益州刺史元法僧遣其子景隆

將兵拒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故城在今

略陽縣南

法僧使告急於魏。魏以傅豎眼為益州刺史，赴之。豎眼

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里，九戰皆捷，擊敗張齊。諸戍皆棄城

走，東益州復入於魏。

綱九月，梁淮堰壞。○目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二百里

緣淮城，戕村落十餘萬，皆漂入海。

綱魏詔議邊鎮選舉法。○目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

輕，恐賊鹵闕邊，山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

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曰：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

不得其人。今後邊鎮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王，皆令王公以

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稱職敗官，所舉之人隨事

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

山陵，如澄所慮。

綱冬，魏作永寧寺。○目初，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

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為

九層浮屠，高九十丈，剎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自佛

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綱目 梁天監十六年 春正月魏制諸錢新舊通行巧偽者罪

之○目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世宗又

鑄五銖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賈不通任城王澄

上言曰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鑿鑿錢更無餘禁計

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

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裂疋為尺以濟有無徒成

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錢之為用貫纏相屬不假度量平

均簡易濟世之宜謂為濫允乞下州鎮新舊諸錢內外全好

並得通行其雞眼鑿鑿及盜鑄巧偽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

河北少錢民猶以物交易

綱目 二月梁詔文錦不得為人獸之形

綱目 魏司徒廣平王懷卒以胡國珍為司徒○夏四月梁罷宗

廟咎牢薦以蔬果○目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

麵為之於是朝野誼譁以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八座乃

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尋詔以餅代脯其餘盡用蔬果

綱目 冬十二月梁以馮道根為豫州刺史○目道根為政清簡

吏民懷之上嘗嘆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綱目 魏採銅鑄錢○目崔亮請於王屋在濟源縣採銅鑄錢從

之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綱目 戊梁天監十七年 夏四月魏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

目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

太后封皇甫氏之柩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諫議大夫張

普惠以為太上之名不可施人臣上疏陳之左右莫敢為通  
綱魏主始月一視朝○目張普惠以魏主好遊騁苑圃不親  
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乃敕外議釋  
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陛見羣臣

綱五月魏補三字石經○目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屢  
經喪亂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為洛州毀以建浮圖遂  
大頽落國子祭酒崔光請命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太后許  
之會元義劉騰作亂事遂寢

綱秋九月魏太后胡氏弑其故太后高氏○目胡太后以天  
文有變欲以高太后當之既而暴卒以尼禮葬之

綱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目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  
慧生如西域求佛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又西  
行再碁至乾羅國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

綱魏復鹽禁○目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先朝為  
之禁限非與細民爭利但以豪貴封護近民吝守貧弱遠來  
邈然絕望因置主司裁察強弱什一之稅自古有之公私兩  
利及甄琛罷禁乃為繞池之民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  
司請禁之便從之

綱己未天監十八年  
亥魏神龜二年

春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

○目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  
武人不使預清品於是誼謗盈路立榜大巷刻期會集屠害  
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至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

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至其第曳彘捶辱焚其第舍始均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彘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其凶強者八人斬之餘不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高湖奔魏其子謚坐法徙懷朔鎮名在今大同西北後改為朔州謚孫歡深沉有大志家貧執役平賊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兩使至洛陽見張彘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司馬子如劉貴賈顯智孫騰侯景尉景蔡儁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綱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鑑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乃以亮為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謂之聖書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不博沙汰未精身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勵名行哉洛陽令薛琬上書言黎元之命係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也銓平也衡量度人物為書奏不報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尚書利其便已踵而

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綱魏以任城王澄為司徒京兆王繼為司空○魏復減百官  
祿○目魏累世強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  
貨至是府庫盈溢時宗戚權倖競為豪侈世宗嘗為高祖高  
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皆高百尺劉騰復為世宗鑿一龕凡  
用十八萬二千餘工而未成太后又建寺不已諸州各建五  
級浮圖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  
后設會施僧動以萬計賞賜左右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  
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

綱秋九月魏太后遊嵩高○目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  
詩中崔光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不言工  
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不聽至是遊嵩高數日而還

綱冬十二月魏司徒任城王澄卒諡曰文宣○高麗王雲卒子安立

綱庚梁普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梁左將軍馮道根卒○

目梁王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道根訃聞梁王問中書舍  
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

服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王即幸其宅哭之慟

綱高麗入貢於梁○秋七月魏侍中元義殺太傅清河王懌  
幽太后於北宮○目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

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重元義與劉騰恃寵擅  
權懌每裁抑義騰皆怨之乃使主食胡定白列云懌貸定使  
毒魏王魏王時年十一信之義奉魏王御顯陽殿藤閉永巷

綱監會編卷四十一 梁太后 魏孝明帝

門太后不得出。憚入。元厲聲止之。使宗士執之。騰稱詔坐以  
大逆。元騰遂殺憚。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王。幽太后  
於北宮。魏王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不免饑寒。乃  
嘆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元與騰表裏擅權。常直禁省。威振  
內外。朝野聞憚死。無不喪氣。胡夷爲之務面者數百人。

綱梁江淮海溢。○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元不克  
死。弟略奔梁。梁以爲中山王。○目熙英之子也。與弟略纂皆  
爲清河王懌所厚。聞憚死。起兵於鄴。表請誅元。元劉騰長史  
柳元章等執之。元遣使斬之於鄴。熙好文學。有風儀。名士  
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太后見廢北宮。清河橫受屠酷。  
王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  
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慚朝廷。下愧相知。本以  
名義于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聞者憐之。熙首至  
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而藏之。略亡抵故  
人河內司馬始賓。始賓與略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經年。  
時購略甚急。略懼。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爲知己死耳。願  
不以爲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梁封爲中  
山王。

綱梁車騎將軍永昌侯

永昌今鄆陽縣地

韋叡卒。○目

綱梁王方崇釋

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敝。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  
所行略如平日。卒謚曰嚴。

綱魏以高陽王雍爲丞相。○柔然弒伏跋可汗。其弟阿那瓌

立尋出奔魏魏立為蠕蠕王國人立婆羅門為可汗○冬十月魏以

汝南王悅為太尉○目清河王懌死汝南王悅了無限元義

之意以桑落酒候之盡其私佞又大喜以悅為侍中太尉

綱十一月魏以京兆王繼為司徒○魏遣使如梁魏梁始復通好

綱辛梁普通二年春正月梁置孤獨園以收養窮民也

綱魏發兵納阿那瓌於柔然不克○三月魏元義殺將軍奚

康生以官者劉騰為司空京兆王繼為太保崔光為司徒○

目元義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奚康生預其謀康生子難當娶

侯剛女剛子又義之妹夫又以康生通姻漢相委託康生性

巖武又稍憚之康生亦微懼不安魏主朝太后於西林園文

武侍宴酒酣迭舞康生為力士舞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

手蹈足瞋目頷首為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

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不可康生日至尊陛下之見隨

陛下可也太后自起援帝下堂去帝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闥

不得閉康生拔千牛刀斫之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康生乘

酒勢將出處分為義所執光祿勳賈粲給太后曰侍官懷恐

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

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又遂殺康生流難當以劉騰為司

空京兆王繼自以權位太盛請以司徒讓崔光乃以繼為太

保時公私屬請惟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遠

近苦之

綱秋七月高車擊柔然柔然可汗婆羅門降魏冬十月魏分

柔然為二國以處阿那瓌婆羅門○十一月魏擊叛氏不克  
○日魏以東益南秦氏皆反以河間王琛討之琛恃劉騰之  
勢貪暴無所畏忌大為氏所敗

綱王梁普通三年夏五月朔日食既書法是歲正德奔魏逃歸而侯景渡江之禍始

此矣○冬十一月魏行正光曆○日初世宗以孟始曆浸疎命更造新曆至是崔光取張龍翔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為一曆行之

綱梁西豐侯正德奔魏既而逃歸○日初梁主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為子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快快不滿意常蓄異謀是歲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德逃歸梁主泣而悔之復其封爵

綱柔然王婆羅門叛魏魏擊而執之

綱癸梁普通四年春二月柔然大饑魏遣使撫之○三月魏

司空劉騰卒書法騰又黨也書卒書官幾失刑也○夏四月柔然王阿那瓌執

魏使者犯魏邊魏發兵擊之不及而還○日魏左丞元孚勞

阿那瓌於柔遠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眾號三十萬陰有異

志遂拘留孚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魏遣尚

書令李崇僕射元纂帥師擊之阿那瓌遂驅民北遁崇追三

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參軍于謹追至郁對原塞外地名前後十

七戰屢破之謹性深沉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閭里不

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

時來纂聞而辟之



綱魏沃野鎮民破六韓姓三字拔陵名反元魏之亂始此○目初元義

既幽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寵信之其

始執政矯情自飾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驕復貪吝

嗜酒好色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允貪縱受賂遺

請屬有司莫敢違者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人由是百姓困

窮人人思亂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反殺鎮將諸

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南侵遣衛可孤攻圍武川懷朔

一鎮尖山魏朔州地賀拔複姓度拔名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

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

○目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

于忠元義用事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植也郭鮮也清

河也之死時人比之張禹胡廣且死薦賈思伯為侍講帝從

思伯受春秋思伯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

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談

○目初梁惟揚荆郢江湘梁益用錢文廣

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後鑄五銖錢而民間私用古錢

禁之不能止乃議罷銅錢鑄鐵錢

○目魏遣臨淮王彧督諸軍討拔陵夏

四月高平救勒胡琛反拔陵陷武川懷朔鎮五月彧兵敗績

魏復遣都督李崇討之○目魏以臨淮王彧討破六韓拔陵

四月高平鎮救勒酋長胡琛反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

祖遷擊破之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

勝詣或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說之曰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矣或許爲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據五月或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賊勢日盛魏王引羣臣問計尚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捍寇魏王曰去歲李崇求改鎮爲州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乃加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廣陽王浹皆受節度

綱魏秦州莫折大提反陷高平大提死子念生代領其衆魏遣兵討之○目魏自破六韓拔陵反一夏東夏西幽涼亦一州名

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殘虐薛珍等殺之推其黨莫折姓

大提名爲秦王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魏遣尚書元修義帥諸將討之

綱秋七月魏將軍崔暹討拔陵戰於白道今大同北有白道泉大敗拔陵并力攻崇

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廣陽王浹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惟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李冲用事涼州士人悉充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本鎮驅使遂隔清途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惟底滯凡才乃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

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李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拔陵為亂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

綱八月魏都督元志討莫折念生戰於隴口隴抵敗績○目

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速戰糧多卒眾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其勢在於疾攻遲則人情離沮故高壁浚壘者王師全制之策也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矣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未至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元志與戰兵敗東保岐州今鳳翔府

綱魏改鎮為州○目東西兩部救勒皆叛附於拔陵魏王始思李崇元淡之言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

綱魏秀容人乞伏莫干等反酋長爾朱榮討平之○目榮羽健之玄孫也御眾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散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段榮竇泰皆往依之

綱九月梁取魏睢陵荆山襲壽陽不克○目梁成景儁拔魏

睢陵故城在今睢寧縣南趙景悅圍荆山故城在今鳳陽府西北裴邃襲壽陽夜

斬關而入克其外郭魏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後軍失道不至遂引兵還別將擊魏淮陽魏使行臺鄜道元河間王琛救壽陽安樂王瑳救淮陽梁兵敗績

綱冬十月梁取魏建陵曲木琅邪等城○日裴邃攻魏建陵

今沐陽縣克之拔曲木將軍彭寶孫拔琅邪檀丘裴邃拔狄城秦縣

故城在今高苑縣西北薨城進屯黎漿魏東海太守以司吾城在今宿遷縣北

降曹世宗拔曲陽漢縣故城在今定遠縣西北壽州又有西曲陽城秦墟魏守將多

棄城走曲木黎漿等地名俱無考

綱魏朔方胡反夏州刺史源子雍懷子討平之○日朔方胡圍

夏州城中食盡子雍自出求糧雷其子延伯守統萬泣曰吾

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為諸軍營

數月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行數日為胡所擒子雍潛

遣人齎書敕城中努力固守延伯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

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

於是眾感其義莫不奮厲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

子雍為陳禍福賊眾遂降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者賊

可滅之狀顥使為先驅時東夏闔境皆反子雍轉鬪而前九

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山是

獲全

綱魏以費穆為朔州刺史○日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

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

兵守恒州諸要更為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

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二州名危

矣誰可鎮此者眾舉費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賀拔度

拔父子及宇文肱逸豆歸之玄孫糾合鄉里家僮襲衛可孤殺之度

拔壽與鐵勒戰死

綱魏北討都督李崇免○目崇引祖瑩為長史廣陽王浹奏瑩詐增首級盜沒軍資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徵還浹遂專總軍政

綱十一月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陷魏岐州殺都督元志

綱十二月梁復取三關圍魏郢州不克○梁以散騎常侍朱

异掌機政○目是歲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密异多藝能精力敏贍梁王任之

綱乙梁普通六年春正月梁取魏南鄉郡即漢南鄉縣地及馬圈等

城○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反魏發兵討之遂降梁○目法僧素附元義見又驕恣恐及禍謂中書舍人張文伯曰吾欲與

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魏宣武帝之葉松栢

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遂殺行臺高諒稱帝改

元魏發兵擊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降梁長史元顯和舉兵

與戰法僧擒之執其手慰諭之顯和曰我寧為忠鬼不為叛

臣亦殺之梁以元略為大都督與將軍陳慶之等將兵應接

綱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岐雍隴東

皆平○目天生軍於黑水魏以崔延伯為都督討之與行臺

蕭寶寅軍於馬嵬城名在今興平縣西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

伯選精兵數千西渡黑水直抵天生營下徐引兵還天生開

營爭逐之其衆十倍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

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寶寅喜曰崔君之

綱乙魏孝明帝

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乃勒兵出戰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山名在岐雍及隴東晉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前進寶寅破宛川即陳俘其民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為虐剪以為賤役乎悉求其父兄歸之

綱梁裴邃敗魏師於壽陽○目邃拔魏新蔡郡梁主詔西昌侯淵藻將眾前驅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邃拔鄭城汝穎之間所在響應魏河間王琛等憚邃威名軍於城艾累月不進魏王遣使賞齋庫刀以趣之琛至壽陽欲決戰長孫稚以為未可不聽引兵出擊邃為四甄甄以待之使將軍李祖憐先挑戰而偽退稚琛悉眾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稚勒兵而殿遂閉門自固不敢復出

綱魏討徐州不克梁以元法僧為司空○目魏安樂王鑿將兵討法僧擊元略於彭城南略大敗鑿不設備法僧出擊大破之梁以法僧為司空封始安郡公魏復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擊之

綱二月魏元義解領軍○目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王左右防衛微緩元義亦自寬太后對魏王謂羣臣曰今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我當出家修道於閑居寺且因欲自下髮魏王及羣臣叩頭涕泣苦請太后聲色愈厲魏王

乃宿於嘉福殿遂與太后密謀黜義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  
義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魏主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  
相與定圖義之計於是太后謂義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  
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義甚懼乃求解領軍許之  
綱三月梁遣豫章王綜總督衆軍攝徐州事召元法僧等還  
建康

綱柔然阿那瓌爲魏討拔陵敗之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  
○夏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義任城王以元順之子  
爲侍中鄭儼徐紇李神軌爲中書舍人○目義雖解兵權猶  
總內外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說  
之云義欲害嬪嬪泣訴於魏主曰義非獨欲殺妾將不利於

陛下魏主信之因義出宿解義侍中明旦入宮門者不納太  
后遂復臨朝攝政詔削劉騰官爵除義名爲民清河國郎中  
令韓子熙上書爲清河王懌訟冤乞誅義等太后命發騰墓  
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侯剛亦坐黜尋卒於家惟義  
以妹夫故未忍誅先是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義意出爲  
齊州今濟南府刺史太后徵還爲侍中順言於太后曰陛下奈何  
以一妹之故不正元義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太后默  
然未幾有告義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太后猶未忍殺羣  
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爲言乃賜義死江陽王繼廢於家病  
卒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  
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彩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修飾過

其何以儀聖後世太后慚而還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  
眾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鄭  
儼初為胡國珍參軍私得幸於太后至是拜中書舍人領嘗  
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  
得言家事徐紇先以諂事趙修坐徙枹罕今河州衛後又諂事清  
河王懌懌死復諂事元乂太后亦召為中書舍人紇又諂事  
鄭儼共相表裏勢傾中外號為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紇累  
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機紇有機  
辯彊力終日治事畧無休息不以為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  
筆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  
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輳附之神軌亦得幸於太后亦領中  
書舍人嘗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信度世之孫義信不許侍郎王  
誦謂曰昔人不以一女易眾男卿豈易之邪義信曰所以不  
從正為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信手曰我聞有  
命不敢以告人女遂適他族婚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  
外惶怖義信夷然自若

綱胡琛遣其將万俟音墨其醜奴寇魏涇州崔延伯討之敗

死○目胡琛據高平今鎮原縣遣万俟醜奴宿勤複姓明達等寇涇

州治臨涇今省入鎮原縣將軍盧祖遷伊夔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

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軍威甚盛醜奴時  
以輕騎挑戰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勇乘勝擊之將戰有賊  
數百騎持文書詐降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至





與降賊腹背擊之延伯大敗寶寅退保安定延伯恥其敗乃募驍勇獨出襲賊平其數柵賊還擊之又大敗延伯中流矢卒於是賊勢益盛而羣臣自外來者皆言賊弱以求悅媚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綱五月梁豫州刺史夷陵侯裴邃卒以夏侯○六月梁豫章

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立綜為丹陽王更名贊○目初梁

主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

寵衰怨望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

弟幸保富貴勿泄也與綜相抱而泣綜山是白疑夜於靜室

閉戶被髮席橐私祭齊氏七廟微服至曲阿今丹陽縣地拜齊太

宗陵俗說割血瀝骨參則為父子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投

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綜有勇力能手制

奔馬輕財好士屢求邊任梁主未之許常於內齋布沙於地

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又使通問於蕭寶寅謂

之叔父及在彭城魏臨淮王彧兵逼城下乃密送降款於彧

魏人皆不之信彧募人入綜軍驗其虛實無敢行者監軍御

史鹿念請行單騎徑趣彭城托言欲有交易綜遣腹心梁詒

迎念密以意狀語之申固盟約綜遂與詒夜投彧軍及旦齋

閣不開魏軍呼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尚何為

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取

諸城至宿預而還將士死者什七八惟陳慶之率所部還梁

王聞之驚駭有司奏削綜爵土絕屬籍綜至洛陽見魏主還

就館為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拜司空封丹陽王更名贊  
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之皆為魏所擄安豐王延明聞其才  
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暉之作斂器銘革唾罵之  
延明令革作寺碑革辭延明將箠之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  
十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  
三升僅全其生而已梁主密召夏侯亶還使休兵合肥俟淮  
堰成復進

○綱西部鐵勒降魏魏廣陽王浹擊拔陵破之降其衆二十萬  
○目破六韓拔陵圍廣陽王浹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出戰賊  
稍退浹拔軍向朔州後魏置朔州於五原故地在于謹曰今  
寇盜蠡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請奉大王威命諭以禍福庶  
幾可離許之謹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問示

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母野反列河等將三萬餘戶請

浹降謹曰拔陵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不若以也列  
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浹從之拔陵果邀擊也列

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衆而還柔然  
大破拔陵拔陵避之南徙渡河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詔分

處之於冀治信都定治中山瀛治趙都三州之間

○綱秋八月魏柔遠鎮民杜洛周反於上谷魏遣兵討之○目  
洛周反高歡蔡儁尉景段榮彭樂皆從之魏遣常景為行臺  
與都督元譚討之

○綱冬十二月魏荆郢羣蠻叛魏擊敗之梁取魏順陽馬圈

綱梁邵陵王綸有罪免官削爵土。○目綸攝南徐州事遨遊市里肆行非法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箠帥以聞梁主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乃取一老公短瘦類梁王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座朝以為君自陳無罪就座剝褫捶之於庭梁主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賜之死太子統流涕固請乃免官削爵土。

綱魏山胡劉彥升反。

綱鑑會編卷四十一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澧 輯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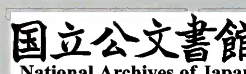
梁紀 附後魏

高祖武帝

綱丙梁普通七年春正月魏以楊津為北道大都督。○目初

魏都督廣陽王浹通於尚書令城陽王徽之妃徽怨之請於太后以浹心不測乃以津代浹。

綱魏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二月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反三月爾朱榮討平之。○夏四月魏以元順為太常卿。○目城陽王徽與黃門侍郎徐紇段侍中元順出為太常卿順奉



辭時紇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詔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  
脇肩而出順之曰爾刀筆小才止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汗  
辱門下戮我葵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綱魏朔州鮮于阿胡反○魏都督李琚討杜洛周敗死○魏  
長孫稚討鮮于修禮敗績

綱五月元畧自梁歸於魏○目畧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  
居喪及魏元義死胡太后遣江革祖暉之南還以求畧梁主  
禮遣之太后拜畧侍中賜爵東平王遷尙書令委任之然徐  
用事畧不敢違也

綱魏復以廣陽王浚爲北道大都督○目魏復命浚討鮮于  
修禮章武王融裴衍爲左右都督並受浚節度城陽正觀復  
詔其有異志后敕融衍潛爲之備浚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  
徽與鄭儼等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實忌刻賞罰任情魏政  
愈亂

綱秋七月魏行臺常景敗杜洛周於范陽○鮮于阿胡陷魏  
平城○八月賊帥元洪業殺鮮于修禮降魏其黨葛榮復殺  
洪業而自領其衆○魏安北將軍爾朱榮執肆州刺史而以  
爾朱羽生代之○目魏以榮爲安北將軍都督恒朔二州軍  
事榮過肆州刺史尉慶賓忌之不出榮怒襲執之署其從叔  
羽生爲刺史魏朝不能制初賀拔允及弟勝岳在恒州平城  
陷岳奔榮勝奔肆州至是榮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  
是平也軍事多與之謀



綱葛榮殺魏都督章武王融廣陽王浹○目葛榮既得鮮于修禮之衆北趣瀛州魏廣陽王浹引兵躡之榮輕騎掩擊章武王融殺之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浹聞融敗不進侍中元晏宣言於太后曰廣陽王坐圖非望有于謹者爲之謀主太后詔榜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自詣榜下太后見之大怒謹備論浹忠款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浹引軍還趣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浹有異志遣毛謐討之浹聞行至博陵逢葛榮遊騎劫以詣榮賊徒見浹頗有喜者榮惡而殺之城陽王徽遂誣浹降賊錄其妻子浹府佐宋遊道爲之訴理乃得釋

綱莫折念生降魏既而復反破六韓拔陵誘胡琛殺之○目

天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亡歸胡琛琛喜以上馬使擊念生屢破其軍乃復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蕭寶寅寶寅使崔士和據秦州治天擲梓元修義停軍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殺之久之伯度亦爲万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琛與念生交通事拔陵浸慢拔陵誘琛斬之醜奴盡并其衆

綱冬十一月梁侵魏取壽陽○目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以夏侯亶爲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

胡寅曰

梁武三策淮堰至是十年死者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纔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三四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蓋貪憤之兵得已而不已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君唯好仁則天下無敵

綱魏幽州

治燕郡

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目魏盜賊日

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征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

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

曰夷夏之民相聚為亂者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

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郡縣選舉妙盡才望不拘停年

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為府職則人

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息矣不聽

綱丁梁大通元年

春正月葛榮陷魏殷州

治廣

刺史崔楷死

之榮遂圍冀州○目初楷表乞兵糧不得或勸楷單騎之官

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愛人之憂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哉

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城或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

夜出既而悔之遂追還賊至將士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

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

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綱魏蕭寶寅討莫折念生敗績魏以楊椿為行臺○目寶寅

出兵累年將士疲弊至是大敗於涇陽

今平涼縣

汧城

今汧陽縣

岐州

治平秦郡今鳳翔府

皆降於賊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民拒守詔

以椿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右民郎路思令上疏曰比年將

帥多寵貴子弟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銳氣頓盡

乃令羸弱居前以當寇強壯在後以衛身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鹵欲不敗可得乎國家謂官賞尚輕屢加寵賚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盛生民彫敝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明賞罰練士卒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何異屬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綱魏主戒嚴北討不果行○莫折天生寇雍州敗死衆潰○

天生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殺之衆遂潰

綱梁侵魏圍東豫州及琅邪克三關○魏以房景伯爲東清

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

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母崔

氏通經有明識具丘今淄川縣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

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

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

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

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綱二月莫折念生據潼關○三月魏主戒嚴西討不果行

綱梁主捨身於同泰寺書法而書其事不待貶而義見矣終綱目書捨身四梁武帝凡三書焉

綱夏四月魏復以蕭寶寅爲西討大都督○日寶寅之敗也

免爲庶人至是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代之椿子昱將適

洛陽椿謂之日當今雍州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

綱

綱

綱

綱

綱

心膺重臣何得任其賤用且實實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甚喜恐有異心汝以此意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豈如言啓聞不聽

綱秋七月魏陳郡今陳州亂討平之○魏樂安王鑒以鄴叛降

葛榮○八月魏大都督源子邕拔鄴城誅元鑒○九月秦州

人殺莫折念生以州降魏○冬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夔圍

魏廣陵克之○目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

今息縣地司州刺史司州宋僑立於汝南後改義陽又徙安陸夏侯夔引兵助之慶和

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

意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淡得其宜夔乃登城拔

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梁主以僧智鎮廣陵

夔屯安陽南齊汝南郡屬縣由是義陽通道遂與魏絕

綱梁將陳慶之攻魏渦陽今蒙城縣克之○目梁領軍曹仲宗直

閤陳慶之攻魏渦陽尋陽太守韋放獻子將兵會之魏兵奄至

放營未立麾下纔二百人放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士皆殊

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魏又遣將軍元昭等帥眾五萬

救渦陽前軍未至四十里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

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挫之乃帥麾下進擊破之還與諸將

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

疲敝曹仲宗等欲引還慶之杖節軍門曰置兵死地乃可求

生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犯者行之乃止魏作十三城以

禁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韋放



簡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慶之陳其俘馘鼓譟隨之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略盡尸咽澗水

綱魏蕭寶寅殺關右大使酈道元舉兵反魏遣行臺長孫稚討之○目寶寅之敗於涇也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

覆敗內不自安魏主亦疑之中尉酈道元性嚴猛汝南王悅惡之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寅聞

之謂為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柳楷楷曰謠言鸞生十子九子般徒玩反般一子不般關中亂

亂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寶寅遂遣將攻殺道元行臺郎中蘇湛以病卧家寶寅遣姜儉說之湛入哭曰王本以窮

鳥投人朝廷假王羽翼以至於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守關問鼎魏德雖衰大命未改湛不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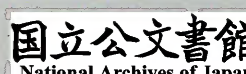
百口為王族滅寶寅知其不為己用聽還武功遂自解齊帝改元置百官魏以長孫稚為行臺討之正平民薛鳳賢薛修

義聚眾圍蒲阪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綱十一月梁以蕭淵藻為北討都督鎮澗陽○葛榮陷魏冀

州殺都督源子邕裴衍遂寇相州不克○目葛榮圍魏信都自春至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

無救援城陷與兄祐俱被執兄弟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死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

免之魏命源子邕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許之行至漳水榮擊之皆敗死相州聞冀州陷人不自保刺史李神志氣自若撫



勉將士大小致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

綱戊梁大通二年魏孝昌四敬  
中宗孝莊帝子攸永安元年

行臺楊津遂陷瀛州○鑑魏復以楊津為北道行臺守定州

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隨機拒擊固守三年

洛周圍之魏不能救長史李喬引賊入執津瀛州刺史元寧

以城降賊

綱魏大赦境內○目潘嬪生女胡太后詐言皇子大赦改元

綱魏長孫稚討蕭寶寅敗之寶寅奔万俟醜奴○目寶寅圍

馮翊長孫稚兵至恒農即弘農郡也左丞楊侃謂稚曰潼關險要

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

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

可坐取也稚日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

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陣

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蒲坂西逼河封

疆多在郡東修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

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

兵北渡據石錐壁命送降名者各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

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於是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

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鳳賢俱請降稚遂克潼關寶

寅將侯終德因其敗襲寶寅寶寅奔万俟醜奴

綱葛榮殺杜洛周并其眾○魏太后胡氏進毒弒其主詔而

立臨洮王世子釗○目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

魏孝明帝

魏主所愛信者輒以事去之務爲壅蔽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強劉貴段榮尉景蔡儁皆歸之貴屢薦高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廐有悍馬命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之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別色爲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君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歡小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并州刺史元天穆與榮善榮常與天穆及賀拔岳密謀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羣盜遂舉兵塞井陘魏主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脇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今潞安府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魏主殺之立僞皇子爲帝既而下詔曰潘嬪所生實皇女也臨洮世子釗高祖之孫可立遂迎釗卽位生三年矣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我欲赴哀山陵翦誅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如此則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曰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又立皇女虛行赦宥上欺天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監專朝隳亂綱紀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

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雲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

胡寅曰魏氏之亂始於世宗政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胡后稱制穢德彰聞元登雍樞才薄力弱劉騰元父

擅權黷貨以召六鎮之兵雖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如元在在光袁翻李崇張普惠辛雄楊

椿源子道諸人之言皆不聽也然則

綱三月葛榮陷魏滄州○魏爾朱榮舉兵晉陽夏四月至河

陽立長樂王子攸而沉太后胡氏及幼主釗於河殺王公以

下二千人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且

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

攸素有令望欲立之遣從子天光告之子攸許之榮以銅為

顯祖請子孫各鑄像惟子攸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靈太后

用徐紇計遣李神軌帥眾拒之別將鄭先護鄭季明守河橋

在孟津縣四月子攸潛自高渚渡河會榮於河陽今孟津縣濟河卽位

以榮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先護季明開城納之將

軍費穆亦降徐紇鄭儼皆已走太后落髮出家盡召明帝六

宮皆令入道榮召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於河橋遣騎執太

后及幼主至河陰縣名今屬開封府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

起太后及幼主並沉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

以京師之眾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心宜大行誅罰更

樹親黨慕容紹宗諫之不聽榮至陶渚在河陰西北引百官集於

行宮西北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朝廷貪虐

不能匡弼之罪因縱兵殺之白水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

同元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榮乃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  
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殺魏主之兒  
無上王劭弟始平王子正遷魏主於河橋置之幕下魏主憂  
憤使人諭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  
而起所向無前此天意非人力也宜以此時早正尊號時高  
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賀拔岳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  
逆大勲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爲  
像凡四鑄不成卜之亦曰未可榮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  
方寤淡白悔曰惟當以死謝朝廷岳請殺歡以謝天下左右  
以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捨之乃止榮夜復迎魏主還營叩  
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榮乃議欲遷都  
其將沉禮固諫乃奉魏主入城大赦時百官蕩盡唯散騎常  
侍山偉一人拜赦洛中士民逃竄直徯空虛官守曠廢榮乃  
遣使巡城勞問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然猶執遷都議都  
官尚書元譔爭之榮怒曰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譔曰天下事  
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恐元譔乎譔曰宗室位  
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譔罪譔  
顏色自若乃捨之後數日榮與魏主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  
成行乃歎曰元尚書之言不可奪也由是罷議榮因入見重  
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魏主亦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  
求酒飲之熟寐魏主欲誅之左右不可乃止榮夜半方寤自  
是不復宿禁中矣榮舉止輕脫喜馳射性嚴暴喜愠無恒左

右恒有死憂。

綱魏徐紇奔太山鄭儼伏誅。○目儼與從兄榮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為部下所殺。

綱魏汝南王悅臨淮王彧北海王顥出奔梁。○魏郢青南荆州皆叛附於梁。○五月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為后。○目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魏主納以為后魏主疑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甚悅。

尹起莘曰叔季之君受制強臣鮮有能自全者惟處身以禮以聽天命之去留則或庶幾焉爾朱氏既嬪於肅宗今長樂又迫於榮而立之苟能以禮自守縱使終於不免要亦得正而斃不至亂男女之別也況立后所以承宗廟正母儀又烏可以懷嬴為比乎。

綱爾朱榮還晉陽以元天穆為侍中錄尚書事兼領軍將軍。○目榮令天穆入洛陽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為之。

綱魏詔聽民入粟。○目時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千石者賜爵散侯五百石者賜出身。

綱梁遣將軍曹義宗圍魏荊州。治穰城今鄧州○目義宗堰水灌城。

不沒者數版時魏方多難不能救城中糧盡刺史王羆煮粥與將士均食每出戰不擐甲冑仰天大呼曰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令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必破賊彌歷三年前後搏戰甚眾亦不被傷。

綱六月元彧自梁歸於魏。○目彧聞魏主定位求還梁主惜其才而不能違遣之。

綱魏侍郎高乾高昂免。○目高乾與弟敖曹昂以字行與魏主有

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起兵於河濟之

間。至是乃降。魏主皆以為侍郎。爾朱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

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敖曹復抄掠。榮誘執之。

綱魏河間邢杲反。○万俟醜奴稱帝。○秋八月。魏太山太守

羊侃據郡降梁。○目侃以其祖規嘗仕宋。常有南歸之志。徐

紇依之。勸侃起兵。遣使降梁。

綱九月。葛榮圍魏相州。爾朱榮討擒之。冀定滄瀛。殷皆平。○

目葛榮引兵圍鄴。眾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

倍道兼行。東出滏口。水名在磁州以侯景為前驅。葛榮曰。此易與

耳。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

已上三人為一處。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

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勒軍士各置袖棒一枚。置馬側。至戰

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

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檻送洛陽。斬

之餘眾。悉降。縱其所之。羣情大喜。數十萬眾。一朝盡散。待出

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擢其渠帥。量才授任。五

州皆平。初。宇文肱從鮮于修禮戰死。其子泰從葛榮。全是爾

朱榮愛其才。以為統軍。

綱魏爾朱榮自為大丞相。○冬十月。梁立元顥為魏王。遣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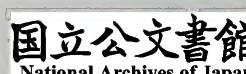
軍陳慶之將兵納之。據鉅城。即漢鉅縣在今亳州境○魏遣將軍費穆

救荊州。獲曹義宗。○十一月。魏復取太山郡。羊侃徐紇奔梁。

綱

綱

綱



○目魏遣兵擊侃於瑕丘徐紇說侃乞師於梁侃信之紇遂奔梁魏圍益急南軍不進侃亦潰圍奔梁魏復取太山

綱十二月魏幽州韓樓反○目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北邊被其患爾朱榮以賀拔勝鎮中山樓畏勝不敢南出

綱己梁中大通元年春正月魏主追尊其父勰為皇帝○目

魏主尊彭城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將遷神主於太廟而以高祖為伯考臨淮王彧諫曰漢光武於元帝屬疎服

絕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別祀南頓君於春陵况肅祖於高祖親北面為臣乎二后皆將配享此為君臣並筵嫂叔同室臣切以為不可不聽

綱夏四月魏王顥拔榮城稱皇帝○目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顥北上乃集文武議之尚書薛淑曰邢杲鼠竊狗偷非有

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不從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進拔榮城胡註曰古寧陵縣北有沙陽亭俗名堂城

榮者堂字之訛也有眾七千遂即帝位於淮陽城南攻魏行臺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擒之

綱魏元天穆討邢杲平之○五月魏主顥取梁國滎陽虎牢

○目顥克梁國魏都督楊昱據滎陽陳慶之攻之未克元天穆等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我眾纔七千

鹵三十餘萬今日惟有必死乃可得生當及其未盡至急取其城而據之耳乃鼓之將士蟻附而入執楊昱俄而天穆等

引兵圍城慶之力戰破之進拔虎牢



綱魏主子攸奔河內，顥入洛陽，以陳慶之為車騎大將軍。○  
 目子攸將出，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  
 可復往？車駕不若渡河。徵天穆及榮引兵進討。子攸遂走河  
 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官迎顥入洛陽，改元建武。以  
 慶之為車騎大將軍。元天穆拔大梁，顥使慶之擊之。天穆將  
 北走，郎中溫子昇諫之，不聽。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走，遂  
 降。慶之進攻大梁，下之。慶之以數千之眾，自發銓縣至洛陽，  
 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命黃門郎祖瑩作書，  
 遺子攸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於  
 虎口耳。河南州郡多附於顥，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  
 所從。軍司崔光韶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讐之兵以覆  
 宗國，此魏之亂臣賊子也。豈惟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皆  
 荷朝眷，未敢仰從。眾皆是之。欣乃斬顥使。

綱六月，魏都督費穆伏誅。○目穆至洛陽，魏主顥責以河陰  
 之事而殺之。

綱魏湖陽叛降於梁。○閏月，魏爾朱榮渡河，魏主顥走死。陳  
 慶之走歸梁。魏主子攸歸洛陽，榮自為天柱大將軍。○目魏  
 主子攸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按堵如故。顥一旦得之，  
 意遽驕怠，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  
 望。爾朱榮馳見子攸於長子。縣名今屬潞安府子攸即日南還，榮為  
 前驅。旬日之間，兵眾大集。顥既得志，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  
 明謀叛梁。與陳慶之外同內異。爾朱榮兵至，慶之守北中城。



顯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榮使爾朱兆與賀拔  
勝縛筏夜渡顯軍潰失據帥麾下南走慶之收衆結陣而還  
榮追之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髮鬚爲沙門閒行還建康  
顯至臨穎今開封府屬縣爲縣卒江豐所殺傳首洛陽楊津灑掃宮  
庭封閉府庫出迎魏主子攸於北邙流涕謝罪子攸遂入洛  
陽加榮大柱大將軍或復自歸於魏主延明奔梁慶之自魏  
還特重北人朱异問之曰吾始以爲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  
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綱秋七月魏以高道穆爲中尉○日魏主之姊壽陽公主行  
犯清路道穆擊破其車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  
以私責之道穆見魏主魏主勞之道穆免冠謝魏主曰朕愧  
卿卿何謝也

綱魏始鑄永安五銖錢○日魏多細錢米斗幾直千高道穆  
曰在市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之以  
濶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爛衆今錢徒有五銖之  
文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朝廷科防不切之  
過宜改鑄大錢一斤七十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私鑄無利  
而自息矣楊侃亦乞聽官民並鑄使民樂爲而弊自改從之  
綱八月魏太保楊椿致仕○九月梁主再捨身於同泰寺○  
日梁主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  
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  
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四衆出家者二比丘比丘尼也在  
家者二優婆塞優婆舍也涅槃華

言示寂又曰無為乃不生不死之地

綱魏討韓樓獲之幽州平○万俟醜奴寇魏東秦州即隴東郡今隴

州陷之○冬十一月魏以城陽王徽為太保蕭贊為太尉長

孫稚為司徒○十二月梁以陳慶之為北兗州治淮陰刺史○

目有妖賊僧彊自稱天子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眾至三萬

攻陷北徐州治鍾離慶之討斬之

綱庚梁中大通二年魏承春三月魏遣都督爾朱天光討万

俟醜奴夏四月獲之遂克高平獲蕭寶寅皆誅之○目万俟

醜奴侵擾關中爾朱榮以天光為都督賀拔岳侯莫陳三宇姓也

悅為左右都督討之三月醜奴自將圍岐州遣尉遲菩薩攻

圍趣柵賀拔岳擒之降卒萬餘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川

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俟秋更進

醜奴信之散眾歸耕據險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巖夜發黎

明拔其大柵所得俘囚皆縱遣之諸柵皆降天光徑抵安定

醜奴走追及於平涼侯莫陳崇單騎入賊生擒醜奴眾皆披

靡遂大破之天光進克高平執蕭寶寅皆送洛陽賜寶寅死

斬醜奴於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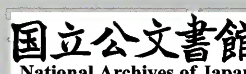
綱六月梁以元悅為魏王○秋七月魏討万俟醜奴餘黨滅

之三秦河今河州衛昌府瓜在今肅州衛西五百餘里涼今涼州衛鄯今西州皆

平○魏以宇文泰為征西將軍行原州治高平城即今鎮原縣事○目

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官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

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



綱九月長星見○魏爾朱榮至洛陽與太宰元天穆皆伏誅  
 ○目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伺察動靜魏主雖受  
 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數親覽詞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榮使  
 其從弟世隆攝選部啓北人爲河南諸州魏主未許太宰元  
 天穆曰天柱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魏  
 主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若猶存臣節無代天  
 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  
 語爾朱后性妬忌屢致忿恚魏主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后  
 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卽自作今亦復決世  
 隆曰正自不作若本自爲之臣今亦封王矣魏主旣外逼於  
 榮內迫於后恒怏怏不樂榮好獵不捨寒暑不避險阻士卒  
 苦之天穆從容謂曰王勲業已盛宜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  
 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未能混一海內何得遽言勲業聞朝  
 士猶自寬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校獵嵩高令貪汙朝貴  
 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悉擁生蠻北填六鎮明年簡精騎出江  
 淮縛取蕭衍然後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勲耳今不頻獵兵  
 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城陽王徽侍中李彧勸魏主除榮侍中  
 楊侃僕射元羅膠東侯李侃晞武衛將軍奚毅皆預其謀會  
 榮請入朝徽等勸因其入刺殺之九月榮至洛陽魏主卽欲  
 殺之以天穆在并州恐爲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人有告  
 榮以魏主之謀榮具奏之魏主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  
 信邪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從數人不持兵仗魏主欲止徽

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不可保邪先是長星入中台掃大角人謂除舊布新之象榮甚悅至是郎中李顯和語人曰天柱至那無九錫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魏主皆聞之及天穆至魏主乃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魏主曰王允若赦涼州人必不至此良久又曰吾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謀遂泄世隆勸榮速發榮不聽然預謀者皆懼魏主患之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矣魏主從之乃伏兵明光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告榮榮遂與天穆俱入溫子昇預作赦文執以出遇榮問之子昇色不變曰敕榮不敢視入坐李侃等抽刀從東戶入榮即起趨御座魏主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天穆亦死內外喜謀百條入賀魏主登門大赦遣奚毅將兵鎮北中城是夜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走屯河陰初榮黨田怡聞變議攻宮門賀拔勝止之及世隆走勝亦不從魏主甚嘉之

尹起莘曰

魏謂失德孽后亂朝潛行醜毒變生宮掖爾朱榮舉兵討之宜矣然而河陰之禍有寇賊之所不為者今又謀行篡逆魏能取而戮之綱目正其伏誅之罪蓋亦幸之云爾然自魏晉而下如榮之比何可勝數成則為帝為王敗則伏尸都市天未厭亂故使此徒得志未幾而高歡宇文太師其故轍拓拔氏遂無唯類焉亦皆榮之黨爾嗚呼安得以綱目之書榮者而書歡輩哉

綱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州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暉於長子冬十二月入洛陽遷其主子攸於晉陽而弑之○鑑世



隆欲還北司馬子如曰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不如分兵  
守河橋還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世隆從之攻河橋  
殺奚毅據北中城魏朝大懼十月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  
騎一千皆白服來郭下索太原王尸羣胡慟哭聲震城邑魏  
主集羣臣議皆懼不知所出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今  
朝廷有不測之危正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  
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橋魏主許之苗募人從馬渚上流乘  
船夜下縱火焚橋爾朱氏兵在南岸者爭橋北渡俄而橋斷  
溺死甚衆苗泊小渚南援不至爾朱兵就擊之苗赴水死世  
隆亦收兵北遁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帥衆據晉陽世隆  
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暉英之弟卽位世

隆兄仲遠亦起兵徐州向洛陽賀拔勝與戰不勝降之初爾

朱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以兆對榮曰兆雖

勇所將不過三千騎堪代吾者惟賀六渾高歡小字耳因戒兆曰

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高歡爲晉州刺史及兆引兵

向洛召歡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爲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

朱矣詭言山蜀未平初蜀人徙汾晉者依山而居故曰山蜀時蜀人亦乘時爲亂也辭不至

十二月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渡魏主以大河深廣謂

兆未能卒至是日水不沒馬腹暴風揚塵漲天兆騎叩宮門

宿衛乃覺矢不及發一時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

王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騎執魏主鎖之永寧寺撲

殺皇子汗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殺臨淮王彧等徽齎金百

斤馬五十匹。以前洛陽令寇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已所引拔。故往投之。祖仁私謂子弟曰：「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不之賞。既而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卽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遂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初魏主殺榮，詔河西賊帥紇豆陵三字姓也步蕃襲秀容。至是步蕃南下，兆留世隆鎮洛陽，亟還晉陽以禦之。遷魏主於晉陽。高歡帥騎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爲陳禍福。兆不納，竟弑之。三級佛寺。

綱魏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兆及晉州刺史高歡擊殺之。兆使歡統六鎮。○鑑步蕃旣破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相禦。歡往往逗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誓爲兄弟，詣歡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歐允折齒曰：「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與兆言并肆頻歲霜旱，民無穀色，請令就

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之長史慕容紹宗諫曰高公

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

矣兆弗聽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爾朱榮妻北鄉公主自洛

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乃自追歡至襄垣縣名今屬潞安

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

信讒來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眾便叛兆自言無此意因

輕馬渡水謝歡復斬白馬與歡為誓因留宿夜飲旦日歸營

復召歡歡將詣之長史孫騰牽歡衣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

晉陽

綱魏齊州亂刺史蕭贊走死○目齊州附於爾朱兆贊走卒

於陽平漢東郡有陽平縣魏晉分屬陽平郡今莘縣地梁人或竊其柩以歸梁主猶

以子禮葬之陵次

綱梁以陳慶之為南北司州刺史○目慶之屢破魏兵遂罷

義陽鎮兵停水陸漕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

年之後倉廩充實

綱辛梁中大通三年魏節閔帝春二月魏樂平王爾朱世隆

廢其主暉而立廣陵王恭○鑑世隆兄弟密議以魏主疎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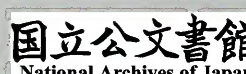
無人望欲立近親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以元義

擅權陽得瘖疾薛孝通說爾朱天光廢暉而立之邢子才為

敵文敘敬宗枉殺爾朱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為

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魏主閉口八年至是

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





王遜爲冲抑自秦以來競稱皇帝今但稱帝亦已褒矣加爾  
朱世隆儀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又爲榮立廟  
於首陽山因周公舊廟而爲之廟成尋爲火所焚初敬宗使  
史作龍陽文義守太行及爾朱兆南向作龍文義先降兆遂  
乘勝入洛至是世隆論作龍等功封千戶侯魏主曰於王有  
功於國無勲竟不許。

綱魏幽州行臺劉靈助反○目靈助善推算知爾朱氏將衰  
劉氏當王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

綱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高歡○鑑乾與封  
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  
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

敖曹不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  
左右無不一當百時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高乾曰  
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  
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騎迎之  
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  
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倔強之徒  
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  
軍資願公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趙郡李元忠故河南太  
守顯甫之子世喜任俠以平賊功拜南趙郡後魏析州  
治平鄉縣太守  
及爾朱兆弑敬宗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  
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迎歡歡聞其酒客未卽見元忠下車獨

酌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俊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  
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  
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也曲終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  
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彼所致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  
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曰此君天遣來  
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  
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  
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殷冀旣合則滄瀛幽  
定自服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納之  
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于澄  
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不  
敢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行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  
兵整肅益歸心焉

綱魏封其故主畢爲東海王○魏以爾朱世隆爲太保○目  
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亮世隆居中用  
事競爲貪暴而仲遠爲尤甚所部富室多誣以謀反沒其婦  
女財物而投其男子於河人畏之如豺狼由是四方皆惡爾  
朱氏而憚其強莫敢違也

綱魏以高歡爲渤海王○目魏封歡爲渤海王徵之不至乃  
以爲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

綱魏都督侯淵討劉靈助誅之○目初靈助起兵自占曰三  
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至是兵敗爲侯淵所

斬函首入定州果如其期

綱夏四月梁太子統卒○日統自加元服梁主使省錄朝政  
辨析詐謬秋毫必睹俱令改正不加案核斷獄多所全宥寬  
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不蓄聲樂每  
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天性孝謹在東宮  
坐起恒西向母丁貴嬪卒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減削過半  
及寢疾恐貽梁主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及卒朝野惋愕諡  
日昭明

綱梁立子綱爲太子六月封孫歡爲豫章王譽爲河東王啓  
爲岳陽王○日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  
長子請厭之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宮監鮑邈之有寵  
於太子晚而見疎乃密啓梁主云太子有厭禱梁主遣檢掘  
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  
終身慙憤不能自明旣卒梁主欲立其長子華容公歡爲嗣  
銜其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旣而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爲  
太子朝野多以爲不順侍郎周弘正以嘗爲綱主簿乃奏記  
日謙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殿下抗伯夷之義執子臧之節改  
僥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綱不能從綱以徐摛爲家令兼管  
記摛文體輕麗春坊學之時人謂之宮體梁主聞之怒召摛  
欲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  
校縱橫梁主深嘆異之寵遇日隆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  
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乘間白梁主曰摛老愛泉石意

綱鑑會編卷四十一  
梁正帝  
三  
五十五  
在一郡。梁主謂摘真欲之。乃謂曰：新安大好山水，遂出爲守。尋以人言不息，封歡譽等以慰其心。久之，鮑邈之坐事法不至死。綱追思昭明之寃，揮淚誅之。

綱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目歡將起兵，斛律金、庫狄干與婁昭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

稽。卽稽胡也。匈奴之別種。

乃發萬人遣之。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

勸，歡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惟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推歡。歡曰：今以我爲主，不可無法度，毋得凌漢人犯軍令。生死任我，則可。

衆皆頓顙曰：死生惟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命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金敕勒酋長也。嘗爲懷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整廛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

綱魏廣宗王爾朱天光殺侍中楊侃。秋七月，爾朱世隆殺司空楊津。太保楊椿夷其族。○目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總麻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至三公，一門七太守，三十二刺史。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至是天光殺之時，椿以太保致仕在華陰，津爲司空在洛。爾朱世隆誣奏楊氏

謀反遂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樁家東西之族皆滅魏主惋悵久之朝野無不痛憤唯津子情適出獲免往見高歡

泣訴家禍因為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以為行臺郎中

綱冬十一月魏高歡立渤海太守元朗自為丞相敗爾朱兆

等軍於廣阿今隆平縣○目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

稟不權有所立眾將沮散歡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以歡

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為侍中司空封拜有差爾朱

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又云

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歡畏兆眾

強以問段韶韶曰所謂眾者得眾人之死所謂強者得天下

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

湯沃雪何眾強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韶曰爾朱暴

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得不從者哉歡遂進戰大破兆軍

綱上梁中大通四年魏普泰二年中春正月梁以袁昂為司空

○梁封西豐侯正德為臨賀王○目正德自結於朱异异言

正德失職故王之

綱魏丞相歡克相州以楊愔為行臺右丞○目時文檄教令

皆出於愔及咨議參軍崔陵

綱三月魏主朗入居於鄴高歡自為太師○閏月魏爾朱天

光等會兵攻鄴高歡擊破之○目爾朱世隆早辭諭兆使之

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為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

親睦閏月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

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高歡出頓紫陌在鄴城西馬

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乃於韓陵山名在安陽縣東北為圓陣連牛

驢塞歸道以示必死兆望見歡責以叛已歡曰本所以戮力

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

曰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戰不利兆等乘

之高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高敖

曹以千騎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於陣降歡兆對慕容紹

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

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度律天光走洛陽

綱夏四月魏將軍斛斯椿執爾朱天光度律送鄴世隆伏誅

仲遠奔梁○曰斛斯椿謂賈顯度顯智曰不先執爾朱氏吾

屬死無類矣於是入據河橋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出走

擒之送高歡又使顯智襲執世隆斬之魏主恭使中書舍人

盧辯勞歡於鄴歡使見魏主朗辯抗辭不從侯景降於歡爾

朱仲遠奔梁帳下喬寧張子期詣歡降歡責之曰仲遠為逆

汝為戎首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

信犬馬尚識飼者汝曾犬馬之不如斬之

綱魏雍州刺史賀拔岳誅爾朱顯壽○曰天光之東下也留

其弟顯壽鎮長安召侯莫陳悅欲與俱東岳知天光必敗留

悅共圖顯壽悅與岳襲長安誅顯壽歡以岳為關西大行臺

岳以宇文泰為左丞事無巨細皆委之

綱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朗而立平陽王修自為大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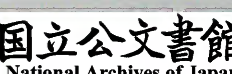
○[目]魏主朗至邛山高歡以為疎遠使魏蘭根觀魏主恭之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恭神采高明恐後難制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綦母儁稱恭賢明宜主社稷歡將從之崔悽作色曰廣陵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為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入洛陽遂幽恭於崇訓寺斛斯椿謂賀拔勝曰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人有功而害之不祥椿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平陽王修懷之子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得之乃為朗作詔策而禪位焉修即位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修於壇上西向拜天畢入御殿以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欲入朝薛孝通止之

綱魏爾朱度律天光伏誅○[目]高歡還鄴送爾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

綱五月魏封其故主朗為安定王○魏主修弒其故主恭○秋七月魏大丞相歡討爾朱兆走之遂據晉陽○[目]歡擊爾朱兆軍於武鄉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建大丞府而居之

綱冬十一月魏主修弒安定王朗東海王暉○十二月魏主殺汝南王悅以悅屬近地尊故殺之○魏立后高氏歡之長女

綱癸梁中大通五年春正月魏大丞相歡襲秀容殺爾朱兆○[目]兆至秀容分守險隘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



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寶泰以精騎馳之一日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兆軍驚走奉追破之兆縊死山中慕容紹宗降歡厚待之

綱魏罷諸行臺○魏以賀拔勝為荊州刺史○目魏侍中斛斯椿與南陽王寶炬將軍元毘王思政密勸魏主圖高歡增置都督部曲以關中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出其弟勝為荊州刺史欲以敵歡歡不悅初侍中司空高乾遭父喪解侍中魏主既貳於歡冀乾為己用嘗與共立盟約乾謂所親曰上不親勲賢而招集羣小數遣人往來關中又令賀拔兄弟相近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歡歡召乾詣并州乾勸歡受魏禪歡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為侍中屢啓請之魏主不許乾知變將起求為徐州從之

綱三月魏徐州刺史高乾伏誅大都督高敖曹奔晉陽○目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歡曰乾豈與朕有盟今乃反覆歡聞亦惡之取乾前後啓事封上魏主召乾責之遂賜死密敕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敖曹奔晉陽

綱夏四月魏青州人耿翔殺其刺史降梁梁以翔為刺史

尹起莘曰部民殺刺史降梁梁即以爲刺史是以弑君之利教其下也元法僧之反逆徐紇之弑君梁皆受而封爵之又何有於一耿翔哉陶侃有言殺方州即用爲方州殺宰相即用爲宰相乎等而上之不容言者梁武之所爲若此他日無怪其亦以此終也

綱秋七月魏以賀拔岳為雍州刺史○鑑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高歡與景歃盟約與岳為兄弟景還謂岳曰



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泰至謂岳曰：「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各擁部眾，未有所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以岳為都督二十州軍事。雍州刺史岳遂引兵西屯平涼，彌俄突伊利及費也頭萬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惟曹泥附歡，岳以夏州今寧夏衛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卒表用之。

綱冬十二月，魏人侵梁雍州。○目魏賀拔勝侵梁雍州，拔下

逆側格戍在襄陽西，扇動諸蠻。梁刺史廬陵王續屢為所敗，漢南

震駭，城邑多陷。於是河北蕩為丘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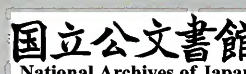
綱魏大丞相歡使翟嵩如關中。○目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強，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

綱甲梁中大通六年魏承熙三年東魏孝靜帝春正月魏大丞相歡攻紇豆陵伊利，執之。○目歡使侯景招伊利，伊利不

從，擊之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歡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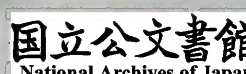
綱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賀拔岳魏以宇文泰統其軍○  
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  
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不  
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  
數與悅宴語悅誘岳斬之岳眾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  
撫納還屯水洛城在靜寧州岳眾散還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宇  
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  
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既至泰與將  
佐賓客議去留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悅井中蛙耳使  
君往必擒之眾以悅已有賀拔之眾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  
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  
其無能為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眾心將離因與  
諸將同盟討悅輕騎赴平涼高歡使侯景招撫岳眾泰至安  
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在卿何為者景遂還泰  
至平涼哭岳哀慟將士悲喜歡復使侯景等勞泰泰不受魏  
主遣元毘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悅附高歡不  
肯應召泰因毘上表曰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  
掌軍事今高歡之眾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  
西人顧戀鄉邑乞少停緩徐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  
即統岳軍泰與悅書責之曰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吾已發  
兵為賀拔公報仇指日相見

綱夏四月魏宇文泰討侯莫陳悅誅之遂定秦隴魏以泰為



關西大都督○日泰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邽故城在今秦州召李弼與之拒泰弼亦降悅軍潰縊死泰入上邽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剖賜將士悅黨孫定兒不下有衆數萬泰遣劉亮襲之亮先豎燵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亮揮兵斬之遙指城外燵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長史于謹說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公懇誠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高歡復遣使甘言厚禮以結泰泰不受封其書以聞魏主命泰引軍而東泰使雍州刺史梁禦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為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

綱六月魏大丞相歡舉兵反○秋七月魏主修奔長安歡入洛陽推清河王亶承制決事魏主以宇文泰為大將軍尙書令鑑魏主欲伐晉陽下詔戒嚴云欲伐梁發河南兵詣洛陽六月密詔歡曰宇文黑獺泰小名賀拔勝有異志故假南伐潛為之備王宜近為形援歡表曰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庫狄干等自來遼津渡婁昭等討荊州尉景等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魏主知歡覺其變乃止歡軍歡又表云臣為嬖佞所間一旦受疑陛下若垂信赤心願賜斟量亟令廢出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



不克。魏主深然之。遣侍郎柳慶見泰於高平。泰請奉迎輿駕。時東郡太守裴俠帥兵詣洛。王思政問以西巡之計。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人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魏主，授左中郎將。魏主乃下制書，數歡罪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掾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捲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魏主以泰爲關西大都督，令遣騎奉迎，歡遂勒兵南出，以誅斛斯椿爲名。以高敖曹爲前鋒，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七月，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屯於邛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弊。魏主然之。侍郎楊寬曰：「椿若有功，是又生一高歡矣。」魏主乃止。宇文泰聞之，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卽以趙貴自蒲坂濟，趣并州，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魏主使斛斯椿鎮虎牢，歡引軍渡河。魏主卽召椿還，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西。衆知魏主將西亡者過半，寶湛亦逃歸。將軍獨孤信單騎追魏主。魏主嘆曰：「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明日西奔長安，糗漿乏絕，惟飲澗水。至稠桑。

古桃林地在今靈寶縣西

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始解飢渴高歡入洛陽集百官責以處不諫諍出不陪從之罪殺僕射辛雄以下數人推清河王亶為大司馬承制決事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奉迎魏主循河西上泰備儀衛來迎謁見於東陽驛新豐東有東陽西陽水今臨潼縣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魏主曰朕不德致寇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遂入長安以泰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毛遐周惠達為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慚曰鹵亦應天象耶

**綱**魏大丞相歡屯華陰使侯景取荊州賀拔勝奔梁○**目**高歡自追迎魏主至弘農遂攻潼關克之進屯華陰賀拔勝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浙陽今內鄉縣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不聽遂還歡自晉陽至是凡四十啓魏主皆不報乃還遣侯景等向荊州勝至景逆擊之勝敗奔梁

**綱**魏閭內都督趙剛以東荊州兵赴長安遇盜敗沒○**目**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入援兵未及發魏主入關景昭集文武議所從馮道和請待北方處分



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眾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歡起兵應之以其眾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

綱冬十月魏大丞相歡立清河世子善見於洛陽是為東魏魏白道

武帝至是凡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為東西魏○鑑歡自華陰還至洛陽又遣僧道

榮奉表於魏主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

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社稷不可無主臣寧負陛下不

負社稷魏主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寶

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遂立其世子善見為帝時年十一

綱魏以宇文泰為大丞相○目泰攻潼關斬歡守將薛瑜還

長安進位大丞相

綱十一月東魏遷於鄴○目高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

境乃議遷都書下三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歡留後部

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為洛州以元弼為刺史鎮洛陽司馬

子如高隆之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十一月東魏主至鄴

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尹以遷民貲產未立

出粟百三十萬石以賑之

綱閏十二月魏大丞相泰進毒弒其君修○鑑魏主修閨門

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

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懌女也三曰疾黎亦封公主

魏主既以明月入關疾黎自縊宇文泰使人殺明月由是君

臣有隙是月癸巳潘彌奏言今日當有甚急兵其夜魏主在

逍遙園宴阿至羅

名 國

顧謂侍臣曰此處彷彿華林園使人

聊增悽怨命取所乘波斯驢馬使南陽王躍之將攀鞍馬蹶

而死魏主惡之日晏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鞭而入謂潘彌

曰今日幸無他否彌曰過夜半則大吉矣須臾飲酒遇醜而

俎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

儒不之罪也東魏高歡聞之啓請舉哀制服羣臣以為君遇

臣不以禮則無反服時高后在東魏李同軌等以后於永熙

離絕未彰宜為之服東魏從之後后改適於彭城王元韶

尹起莘曰

衰亂之世其君苟欲自立則勢微力弱不克振  
起苟依人而立未有不受其禍者魏之孝武迫

於高歡所恃者一字文奉爾一旦歡舉兵反叛奔竄人關  
僅脫虎口若可以為得所依矣曾未旋踵而身被醜毒其

禍尤慘然後知人君寄命於人者無適而可此裴俠所  
謂避湯入火者也總之大勢一去雖有智者亦如何哉

綱魏獨孤信克荊州東魏人襲之信奔梁

綱乙梁大同元年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二年春正月朔魏大丞相泰立南

陽王寶炬○月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濮陽王順

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

為廣平冲幼不如立長君而輔之泰乃立南陽王寶炬孝文

孫京兆王  
愉之子也

綱魏將軍李虎克靈州曹泥○魏大丞相泰自為都督中外

諸軍事封安定公○魏立后乙弗氏后仁恕節儉  
魏主重之

綱東魏大丞相歡擊稽胡斬劉蠡升○東魏大丞相歡自為

相國假黃鉞加殊禮而復辭之○東魏人襲魏華州不克

綱魏大丞相泰以蘇綽為行臺左丞○月泰用綽為行臺郎

中未之知也。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因召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達曰：「蘇綽真奇士。」即拜左丞，參典機密。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綱夏五月，魏大丞相泰自加柱國。○秋八月，東魏趙剛以東荊州歸於魏。○目趙剛自蠻中往見東魏東荊州刺史李愨，勸令附魏，愨從之。剛由是得至長安。宇文泰以剛為光祿大夫，剛說泰召賀拔勝、獨孤信等於梁，泰使剛往請之。

綱冬十一月，梁侍中徐勉卒。○目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附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

綱東魏封高洋為太原公。○目洋，歡之子也。內明決而外如不慧，眾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綱丙辰二年，東魏天平三年。春正月，東魏大丞相歡襲魏夏州，取之。魏靈涼州亦叛附於歡。○目高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椽，夜入其城，擒刺史斛律俄彌突，遷其部落以歸。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復叛降東魏，魏人圍之，水灌其城，歡發阿至羅騎徑度靈州，繞

魏文帝東魏孝靜帝



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迎泥及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

綱二月東魏大丞相歡遣其世子澄入鄴輔政東魏以為尙

書令京畿大都督○目東魏渤海世子澄年十五入鄴輔政

用法嚴峻中外震肅引崔暹為左丞親任之初歡納魏廣平

王妃鄭氏名大車寵冠後庭生子潤歡北征劉蠡升澄蒸於

大車歡還一婢告之二婢為証歡杖澄百而幽之妻妃亦隔

絕不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浹欲立之澄

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入偽為不知者請見妻妃歡告其故

子如曰妃是王結髮婦常以家財奉王王在懷朔被杖背無

完皮妃晝夜供侍同走并州然馬矢自作靴恩義何可忘也

一女子如草芥况婢言不足信邪歡因使子如更鞠之子如

盡反其辭啓歡曰果虛言也歡大悅父子夫婦如初

綱東魏大丞相歡以陳元康為功曹○目高季式薦元康於

歡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歡召之一見即授功曹掌機密

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與功曹趙彥深同知機密事而

元康性柔謹歡甚親之曰此人天賜我也

綱三月梁處士陶弘景卒○鑑弘景丹陽秣陵人生有異徵

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神儀秀偉弘景身長七尺七寸耳

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

寸許右膝有數十博學好養生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居茅

黑子作七星文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

山在句容縣漢有咸陽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立止而恒欲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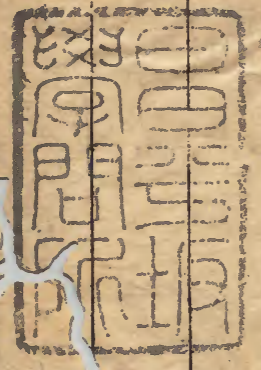
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聞禪代議起弘

景援引圖識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梁主既早與之游及即位恩禮愈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並不出唯画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梁主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斃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然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年踰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晚年一眼有時而方又夢佛授其菩薩記云名為勝力菩薩弘景乃詣鄞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至是卒將歿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後侯景之篡果在昭陽殿云

覺于四所言尚書時加檢括速以啓聞

綱秋七月魏賀拔勝自梁歸於魏○目梁主待勝等甚厚勝請討高歡不許厚結朱异乃得歸與史寧盧柔皆北還梁主餞之南苑勝懷梁主恩自是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宇文泰引柔為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

綱九月東魏行臺侯景侵梁梁陳慶之擊敗之○冬十二月東魏及梁平○魏大饑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鑑會編卷四十一

真和成

